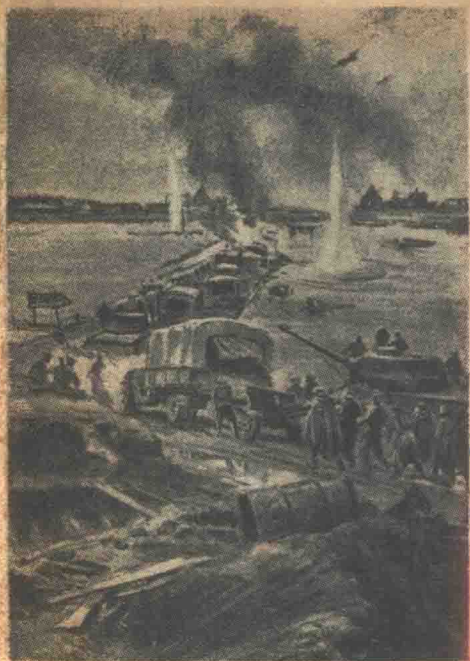




(「水上歌聲」三部曲之三)

河流在燃燒

万達·瓦西列美斯卡雅著

時代出版社

河流在燃燒

(「水上歌聲」三部曲之三)

萬達·瓦西列美斯卡雅著

石光 馬清槐 郭一民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

ПЕСНЬ НАД ВОДАМИ

Трилогия

Книга третья

РЕКИ ГОРЯТ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水上歌聲」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全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錯綜複雜的事件為題材，敘述波蘭第一軍團和蘇聯軍隊並肩作戰，共同痛擊敵人，從蘇聯的國土上一步步地向西挺進，解放了波蘭的整個領土，最後終於到達了波蘭人民已經失去幾百年的國境綫——奧得河上，並在那裏樹立起新的界標。

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蘇波兩國人民的兄弟友誼怎樣在鮮血中凝結起來，英美帝國主義者和波蘭賣國賊怎樣和希特勒德國勾結一起反對偉大的蘇聯，以及波蘭人民戰後在廢墟上建設新生活的堅強意志。這本書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今天新戰爭販子的真面目，大大地增強我們捍衛世界和平的決心。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10月北京初版 1955年10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8-24/32 字數：430千字 插頁：2

1-15,500冊 定價(6)1.91元

目 次

第一章至第十九章.....2——587

附 錄

關於河流在燃燒..... 588

第一章

車站上擠滿了人，雅德維嘉費力地在人羣中擠過去。在鐵路線外面，在空場上，在柵欄底下，在鐵路建築物之間的角落裏，擠滿一大片露宿的人。他們有的坐在包袱上，有的坐在皮箱上，有的東奔西跑，也有人從什麼地方弄來了一些劈柴和煤，於是空中升起了一縷縷篝火青煙。『瑪妮婭！瑪妮婭！』一個女人的聲音時近時遠地在拚命叫着，好像一把刀子似的，划破了熙熙攘攘的人羣的連成一片的鬧聲。

雅德維嘉用披巾裹着自己的兒子。天氣是溫暖的，但孩子顯然病得很厲害。他沉重地躺在她的懷抱中。她的兩隻胳膊已經麻木了，——好像孩子快要從她手裏滑下去了。但是雅德維嘉甚至都不敢把他抱好——每逢動一動他，孩子昏迷不醒的翻白的眼睛便很痛苦地睜縫起來，從他乾焦的嘴唇間便吐出微弱而顫抖的哼叫聲，就像一下突然的打擊似的直刺進雅德維嘉的心裏。她竭力小心地邁着步，仔細地躲避着人們，唯恐有人碰着她，撞着她，那時孩子又要連續不斷地哼叫起來。

是的，他的病勢是越來越沉重了。昨天早上他還在玩耍，還在笑，只是快到晚上的時候才哭起來，不吃東西。而現在他渾身發燒，彷彿已經完全認不出她來了。她小聲地向他說些安慰的話，哄着他說一切都會好的，醫生一定能夠找到的，一定能給他看病，給他藥吃的。然而她只不過是用這些小聲說的話來安慰自己罷了。她在人羣中走着，人羣把她從擁擠的車站上帶到寬闊的大街上來。

用不着打听道路——大家全都急急忙忙朝着一個方向走去，到波蘭大使館去。大街上看起來像是有一個很長的隊伍在移動着，雖然在這隊伍裏都是一些極不相同的和偶然湊合起來的人們，有的帶着東西費勁地走着，有的空着手在前進。有一個缺一條腿的人和雅德維嘉並排地走着，他一個勁兒地用拐杖觸着狹窄的人行道的剝蝕了的石板。許多人都筆直地順着骯髒的街心前進。

「火車都已經掛好了，」有人這麼說。

「不過可不知道誰能够坐上去，」一個憤怒的不耐煩的聲音回答他說。「你看見了嗎，這車站上成個什麼樣子？」

「管他媽的秩序不秩序……」

雅德維嘉模模糊糊地聽見了一些片斷的談話聲、咒罵聲、突然發出的笑聲、跟不上媽媽的小女孩的哭聲。

「你小心一點！」當一個有鬍子的人魯莽地用肩膀撞了她一下的時候，雅德維嘉幾乎叫嚷了起來。

那人氣忿忿地說：

「真想不到，你是個豌豆上的公主^❶！您幹嗎抱着孩子在這裏擠？您看這些人——簡直像一羣綿羊一樣……列車停着，可不是等着人們來上車，人們全都往大使館跑，就像在那裏會發給他們金錶似的……」

「就是發點糧食也成，」一個不穿襪子只穿着膠皮套鞋的太太回答道。「我們沒有錶也能对付過去。」

「發點糧食……人家同盟者們忙的也就是爲了沒有糧食……您磨着吧，他們會在半路上把我們餓死的。」

❶ 這是丹麥作家安徒生的一個童話，書中敘述一個公主的皮膚非常細膩，經不起別人的碰觸。——譯註

「那末您自己怎麼不在車站上等着，幹嗎也擠着往大使館跑？」一個戴着折斷了帽簷的破便帽的瘦長個子，譏諷地反問那個愁眉不展的有鬍子的人。

那個有鬍鬚的人臉刷地紅起來了。

「因為我有事。」

「每個人都有事，」那個太太插嘴說，她穿着套鞋啪嗒啪嗒地走着，她一邁步，套鞋就從她的光腳上脫落下來。雅德維嘉的耳朵裏老是聽見這套鞋均勻的啪嗒聲。她用心听着那些談話，但是那些談話都從她的耳邊飛過去，她不由得再等着听那套鞋照例踩地的聲音。這種聲音已經成了一種標誌，它標誌着雅德維嘉是在往她應該去的地方去，——因為那個穿套鞋的太太說過，她到大使館去是有事情的。只要注意听着她的腳步，不要在人羣的談話聲中失去那腳步聲就成啦，因為那談話的聲音一個勁兒地要壓倒這腳步聲。

只要能走到大使館就好啦……

但是，這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在大使館建築物的前面，站着一大羣人。樓梯上也站滿了人。爭吵得很厲害。

「您往哪兒鑽，太太？」

「站了兩個鐘頭的隊一步也沒有動，這是怎麼回事？」

「這隊怎麼能動呢？他們一個人也不接見。」

「豈有此理，不接見！這成什麼體統？人們都在這裏等着……」

「可不是嘛，太太，當您要去見大使先生的時候，連大使先生也得等着您呢。」

「要不然他在那裏還有什麼可幹的呢？」

「這話倒對！」

從上邊的什麼地方，從梯台上，忽然傳來了一個聲音。顯然是

在宣布着什麼事情。

「別嚷！」

「你自己不要嚷！」

「你們都靜一靜吧，該死的东西，人家在那裏說話呢。」

「我得問一問，誰是該死的东西？」

「嘿，我們是多麼有禮貌呵！」

「可不是嘛！村裏的大老爺學了多好的談話口氣，現在不拿文明棍就別往他跟前丟！」

「請讓我過去，我得馬上就去！」一個戴着毡帽的太太高声嚷着。

「廁所在下邊啦，在院子裏呢，既然您這樣急，我就告訴您。」

「下流的东西！」

「哎喲喲！」

戴毡帽的太太就不客氣地用兩隻胳膊肘往左右亂撞起來。忽然她尖聲大叫道：

「喂，親愛的，我擠不過去啦！」

从上邊傳來了命令的聲音：

「諸位先生，勞駕讓這位太太過來。」

樓梯上吵嚷起來：

「這是為什麼？大家都在等着呢。」

「不讓她過去，都得在這裏等着！」

「這是幹什麼的，非得戴毡帽的才能到那裏去嗎？」

「站住，站住，太太，別這麼亂撞，」還是那個戴破便帽的瘦長個兒擋住了她的去路。

但是从上邊已經擠下來一個黑髮的青年，他的頭髮梳得光溜溜的，中間留着一道直縫。那個戴毡帽的太太一把抓住了他的袖

子。

「哎喲，親愛的，這是一羣什麼人，這是一羣什麼人！」

「你們瞧瞧，她不喜欢這羣人……」

「當然囉，戴着毡帽子嘛……」

「人家是貴夫人嘛！」

「他們想要建立布爾什維克的秩序！」戴毡帽的太太拼命地嚷了一聲，這時她已被那個梳着分髮的青年的有力的手拖着走了。

「這是我們在建立布爾什維克的秩序嗎？而您，親愛的太太，當我們被囚禁在集中營裏的時候，您在什麼地方來着？」

「大概，在那裏並不發給帶有羽毛的帽子。」

雅德維嘉被擠到一扇微微敞開的門戶的牆邊，這扇門是通向前廳的。不許任何人走進這扇門裏，只有那個戴羽毛毡帽的太太才闖了進去。孩子彷彿是睡着了。雅德維嘉唯恐會把孩子摔掉，她便把兩腿屈了起來，——也許人們這樣擁擠倒更好一些，不然的話，她準會摔倒。她覺得頭暈目眩，骯髒的樓梯欄杆好像蒙上了一層烟霧。

「諸位先生，不要吸烟吧，這種馬合烟的氣味可真叫人受不了……」

「那末太太請您拿埃及牌香烟來請客吧，我們就不吸馬合烟了。」

「這些人訓練得可真和氣，我說弗蘭涅克，你看他們訓練得多麼和氣！他們不是在什麼別的地方訓練出來的，而是在他們村子裏訓練出來的，在牛糞堆上訓練出來的。他們在那裏已經聞慣了這樣的氣味，所以現在——哼，一點兒也不覺着怎麼樣……」

「媽媽，為什麼單單您非得要走不可呢？」一個破嗓子的少年在一旁埋怨着說。「我們本來可以安安靜靜地待在原來的地方，等

所有這些人都動身了才走。』

『不要多嘴，馬爾采斯，』一個女人的聲音回答說。『大家都在走呢。』

『起先您嚷着說要預備過冬的東西，可是等我們把一切都預備好了，您又非走不可了……』

『天啊，天啊，你們老是……弗拉捷克在那裏也一定沒有看守東西，不知道到什麼地方遊逛去了。』

『媽媽，您用不着這樣着急。您瞧着吧，他們準不讓我們帶着這一切東西上車的。』

『你瞎說什麼？這『準不讓』是怎麼說的？我得要問他們……這成什麼話？難道就應該叫我們赤身露體走嗎？』

『赤身露體，這是怎麼說的……』

『我對你說，閉上你的嘴，馬爾采斯……天啊，天啊，你們老是這樣……』

『別嚷嚷了！』

又傳來了那個青年官吏的聲音。

這一次雅德維嘉聽見了：

『諸位先生，請你們不要都擠在這裏，請你們安靜……根本用不着在這裏站着。大使先生現在很忙，他是不会接見任何人的，並且也不能接見的。秘書先生也是很忙。火車是有的，你們都到車站上去吧，我們按着次序讓你們全都能够上車。』

『說的就是那個『按照次序』！可是什麼時候才有次序呀？』

『婦女和孩子們在露天裏已經等了三天啦！』

『什麼吃的也沒有！』

『諸位先生，只在車站上才發食物。一切的問題都是就地解決，在車站上解決。車站上有大使館的代表辦理這些事情……』

「可是我們就是从車站上來的呀，那裏並沒有什麼代表。」

「這個代表到哪裏去了？」

「諸位先生，我再說一遍，請你們不要都擠在這裏！」青年人動怒了，一絡光溜溜的黑髮从他油亮的頭上搭拉下來，在他兩條黑眉毛的上邊可笑地抖動着。「諸位先生，你們站在這裏是站不出什麼結果來的。我請你們都回到車站上去耐心地等着吧。」

「耐心地？」您說得可倒好！」

「請你們看看他，他多麼……」

「等什麼呢？」

「我已經對你們說過不知有多少次了：火車是一趟跟着一趟走。你們在這裏等着，只能等火車把你們拉下了。我請你們到車站上去吧。」

「天啊，天啊，這些孩子們！你們老是這麼……嘿，有什麼關係，走就走吧……」那個女人雖然在這暖和的秋天，身上却穿了很多的衣服，她已開始慢慢地從人羣中擠出來了。「你不要撞我呀，馬爾采斯。」

「我並沒有撞您。您可是在這裏瞎撞了半天，媽媽。」

「哼，對於媽媽一點兒也不恭敬。」

樓梯上已經鬆寬了一些。有的人噉噉噉地在小聲說話，有的人大嚷大叫地不知在罵誰，他們都一個跟着一個地下了樓梯。圍着那個浮華青年的一羣人已經稀少了。雅德維嘉胆怯地拉了一下他的袖子。

「有什麼事？我已經說過了……」

「孩子，孩子病了……給找個醫生吧……」

「我已經說了不知有多少次——在車站上！在火車裏。醫生也有，什麼都有。」他本來已經想避開了，但是雅德維嘉的眼光裏

有一种什麼东西把他留住了。她那消瘦、憔悴的臉上的兩隻黑眼睛在懇求地望着他。他不由得對那孩子瞅了一眼。孩子彷彿是睡着了，但是眼皮並沒有閉緊，從眼皮縫中可以看見他那彷彿擴散到整個眼球的深藍色的虹膜。

「那末好吧，我給您開一張條子，您就可以坐第一次火車走。不過您得趕緊上車，這次列車再過兩個鐘頭就該開走了。」

他掏出了筆記本和自來水筆，當時就草草地寫了幾個字，並且用特別的花字體簽了字。

「那裏也有醫生，也有一切必要的東西。您趕快去，不要再有一點耽擱。」

她慢慢地往回走。難道說問題就在這張紙條上嗎？她怎樣能帶着這個有病的孩子坐火車呢？昨天這孩子每逢碰他一下，每逢火車停一停，他就哼叫起來。如果能讓他安安靜靜地躺着，讓他舒展舒展，給他把這些頭巾和披巾拿掉，那也就不必老是擔心他動不動又要哼叫了……本來應該把這一切都告訴那個服裝華麗的青年人——說不定他會可憐這個孩子的。在那裏未必不能沒有一個醫生吧？最低限度也應該讓大夫說說這是什麼病……這孩子會不會突然出什麼事？要知道當她帶他出來的時候，他是十分健康的。一般地說來，在這以前他從來沒有病過。只是有一次他鬧過耳病。但是她當時就套上了馬車，坐着車到市中心區去給孩子看病，醫生給孩子洗過耳朵，並且給了他藥吃——孩子很快地就好了。而現在怎麼辦呢？應該爭取允許她不走，允許她帶着孩子在城裏什麼地方留一留，等把孩子的病治好了再走。

難道說要回去嗎？但是她已經走得很遠了，沒有力氣再走回去了。

現在人羣已經分成兩路向着兩個方向移動——從車站到大使

館和从大使館到車站。

「這是什麼河？」一個男孩子問道，他穿着一件漂亮的海軍服上衣，但是光着腳，穿着一條破爛的短褲。跟他一同走着的那個女人，並不知道這條河的名字。

「這就是他們的伏爾加河，」有人解釋道。

雅德維嘉不由得抬起了眼睛向左面瞧了一眼。那些伸向那一方面去的大街都漸漸地低下去，向下傾斜，而在那裏，有一條雄偉的大河在滔滔地奔流着。大河對岸的遠方，沉沒在淡紫色的烟霧中，沉沒在藍色的霧氣中，沉沒在銀灰色的陰影中。從那裏傳來一片深沉寂靜的氣氛和微笑般的晴朗的秋色。唉，假如能够不在这爭往車站去的人羣裏擠着，不讓孩子在那隆隆奔馳着的棚車裏受顛簸，而能帶着他到那淡紫色的溫柔可愛的遠方去，到那清澈得像从前听过而早已遺忘的童話般的寧靜的世界裏去，那該多麼好啊。

但是淡紫色的遠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伸展在从容地傾瀉着閃閃發光的波濤的寬廣雄偉的大河的對岸。而大河和大河對面一望無際的平原很快地就被一排排高大的樓房遮住了。在雅德維嘉的面前又出現了車站，她已經聽到了从遠處傳來的混成一片噪音的嘈雜的人聲。

車站上果然有一位大使館的代表。他从這個月台到那個月台來回地跑着，提高嘶啞的嗓子在喊着什麼，並且在拚命地掙脫那些抓住了他的淺色袂大衣的前襟的手。他氣沖沖地躲開雅德維嘉。後來還是蘇聯的一個鐵路工作人員給她指出她該往哪裏走。

「一直走，一直走，然後往右拐。馬上就要開始上車了。」

車廂的門還都關着。雅德維嘉軟弱無力地在綫路之間放着的一些鉄梁或者鉄軌上坐了下來。她覺得眼睛裏冒着金星。她小心地把孩子放在膝蓋上。他睡着了，謝天謝地，他睡着了……忽然，

她渾身感到了一種冰冷的恐怖：他如果不是睡着，而是發生了意外呢？……不，不，這連想都不能想，免得會出什麼不幸的事情。

孩子的小腦袋無力地歪到一邊——孩子嘔吐了。毫不費力地吐出了像乳汁般的胃裏的殘餘食物。雅德維嘉用手帕小心地擦淨了孩子的乾癟的嘴唇。大概，他是吃东西中毒了。昨天她好不容易才弄來的牛奶，說不定並不像看起來那樣新鮮。他嘔了出來倒也好，——胃裏沒有東西了，他也許就會好一些了。

「諸位先生，請你們不要擠！要按次序，把号牌拿在手裏！」

她急忙站起身來，於是孩子又哼哼地叫了。

「不要叫，我的乖乖，不要叫，咱們馬上就上火車了，我讓你躺着，給你一點茶喝，」她喃喃地說着，彷彿那又睡着的孩子只是在等着她給他冷茶喝似的，這冷茶是裝在她的包袱中的一個瓶子裏的。

車廂的旁邊立刻吵嚷起來。

「您往哪兒鑽？拿号牌來，我對您說話啦！拿出有軍車號數的号牌來！您的号牌在哪裏？」

「還要他媽的什麼号牌？」

「可是人家已經發了号牌啦，是在車站上發的！您幹嗎擋住道兒站着？靠一邊兒去！」

「太太，您靠一邊兒去吧！火車是讓大夥兒坐的。」

「不能一齊往裏擠，得按着次序。」

「我請您躲開。只許有軍車号牌的人上車。第五號。」

「哪兒發過号牌？」

「您別搗亂！人家一清早就排隊站着，領了号牌，這傢伙不排隊就來了！喂，先生，您照料他也照料得夠了，他在这裏把大夥兒都擋住啦。」

那個沒有号牌的高個兒讓人從車廂門口推到一邊兒去了。人

羣從後邊一窩蜂似地擠了上來，有一個穿着短上衣的身体結实的女人（她正向着她那個在大使館作事的兒子問什麼），差一點兒从木靠梯上給擠了下去。

「安靜一些，我請你們安靜一些，要按着次序！」

原來車廂裏已經有旅客了，雖然車廂的門是關着的。在車廂的一個角落裏有一個鉄火爐子，爐子上安着彎彎曲曲的生了鏽的烟筒，已經有幾個人在爐子的近旁堆起了一堆一堆的包袱。

「哎哟，那裏已經坐着人了……」

「這是一件多麼奇怪的事？」

站在車廂門裏的大使館的代表嚴厲地回過頭來。

「這個誰也管不着。人家既然能够坐到車裏，那末他就有這個權利。下一個請上車吧！」

「管不着……還不是因為有門路嗎？……」

「可是，您什麼時候看見過沒有門路就能辦事來着？」

「請你們不要亂說！」驗號牌的人又大叫起來。「這又能管什麼用？號牌呢？」

「這是一張紙條子，大使館開來的紙條子……」雅德維嘉怯生生地說。

「哈哈，大使館開來的紙條子……」不知是誰挖苦地說。「那末不用領號牌，開一張紙條子也就成了嗎？」

「那當然囉，有一些人一早起就站隊，而另一些人……」

但是雅德維嘉好像沒有聽見這些責備。車廂裏還很寬展，她很快地在一堆稻草上找了個位置，坐到稻草堆上，這時候才覺得非常疲乏了。曾經攬着孩子的那一隻手都伸不開來了。她隨身挎着的那個包袱，磨傷了她另一隻手，在那隻手上留下了一條很寬的發青的血印。

她想讓孩子喝點水，但是這却辦不到。冰冷的淡茶順着嘴角流出來了，——孩子的眼睛連睜都不睜一下。從沒有緊閉的眼皮的細縫中，看得見一條玻璃般的白眼球和深藍色的虹膜的邊緣。雅德維嘉把頭靠到棚車的板子上。所有那些上車的旅客都在她的周圍喧嚷着，擁擠着，尋找着座位。

「他媽的這堆破爛東西，」有人憤憤地說。「把整個車廂都塞滿了。從哪裏弄來這麼多的東西？怎麼，還有筐子？您應該自己包一節車。」

「喂，媽媽，」雅德維嘉已經聽見了一個熟悉的声音。

「放下，把皮箱放下，」聽到了一個回答的声音。「這裏比較合適。弗拉捷克，你要小心，那個用毯子包着的包袱放在什麼地方？」

「還有什麼包袱？」

「啊呀！這些孩子多麼讓人操心！……那個用灰毯子包着的包袱。你忘了拿？趕快跑去找吧……可了不得啦，可了不得啦，一定被人偷走了……」

「媽媽，您幹嗎這樣大驚小怪？您的包袱就在這兒放着……」

「我的？這哪裏是我的？這是你的包袱，跟我那個包袱一樣。」

「不是的，您可不要把這種廢物硬算做是我的東西。我已經說過了，您不要把所有的破爛東西全都帶來，可是您……」

「嘿！這些孩子們，真是的……」那個女人嘆起氣來，並且開始解開裹着的黑頭巾。「天氣太熱了！」

「天氣並不熱！可是您哪，媽媽，穿上了那麼多的衣服，就像要到北極去似的。」

「馬爾采斯，馬爾采斯……難道說還得要打一個包袱麼？還是

穿在自己身上的好。要不然你和弗拉捷克又該抱怨了……」

「這樣我們也是抱怨！」

有一個女人在一旁嘮嘮叨叨地講起來：

「於是我們馬上就收拾東西到車站來……親愛的，在一輛馬車上坐了三天……我已經想了，我不會坐到車站的，整個的心都要嘔出來了……塵土這麼多！牙一嚙就嘎吱嘎吱的响，現在，我的肺一定都黑了，讓你咳嗽都咳嗽不出來。套了那麼一匹疲勞不堪的瘦馬，那輛馬車真是天曉得……但是我已經對自己說過：既然要做，就做到底……」

在一個角落裏，不知是誰的一個小姑娘耍脾氣哭鬧起來。

「別哭，別哭，我的小寶貝，咱們馬上就吃，馬上就、馬上就吃……給你，拿這蘋果吃一點兒吧……」

「我不要吃蘋果……」

「那末油炸包子呢？油炸包子可以吧？吃一點兒吧，小寶貝，哪怕吃一小塊也好……」

「我不要吃油炸包子……」

「果子汁怎麼樣？」

「什麼樣的果子汁？」

「紅莓汁，我的小寶貝，紅莓汁。」

「紅莓汁我不要……」

「打你的屁股你要不要？」一個粗野的聲音突然侵入到這個家庭的安逸生活中來。那個小姑娘張着嘴楞住了。她的媽媽就像母獅子一般，奮起身來保護自己的女兒。

「你管得着嗎？你怎樣敢說這話？多麼下賤……」

「閉住你那張臭嘴吧，太太。你們大家看看她，她居然罵人下賤……你最好是讓你這個小雜種別出聲，她不响也就夠熱鬧的了」